





地山新得此鬱岡齋鈔本道出申江從之假閱
携至西湖以校稗海本改正增補四百七十餘字是
書從此粗可讀矣

癸丑十二月初十日沈氏記於小萬柳堂
是日與周无角探樓雲洞訪靈岩
寺登齋先庵坐冷泉亭紅梅欲綻
翠竹生妍暄暖弦如初春轉惜吾

地山之不獲同游領此清勝也

鬱岡齋鈔本多同宋本出久為世重余曾收得龍川志行欵
與此同旋歸之函考樓地山尚有塵史三卷必有在處定日當乞一
校知方家決不吝者也 沈氏再記

雲麓漫抄卷第一

雲麓趙彥衛景安

唐有三院御史侍御史謂之臺院殿中侍御史謂之殿院
監察御史謂之察院太常寺有四院天府院御衣院樂
懸院神厨院皆子司耳五代有樞密院鹽鐵院糧料院
等品秩亦不高 本朝樞密本兵禮均二府又有學士
院舍人院為兩制下則糧料審計進奏官告登聞檢鼓
是為六院皇子之居謂之某王宮王子則分院世俗目
之曰宮院僧寺亦賜名院而院之為義始不一矣

唐人多稱使郡守一職也以其領兵則曰節度治財賦則
兼觀察以至河堤處置功德之名故楊國忠領四十餘

使下逮州郡莫不然其名猥雜 本朝多稱官如提領
官參謀官檢討官參議官考校官覆考官詳定官參詳
官判官推官下至吏胥則有通引官專知官孔目官直
省官走卒則有散從官流外有剋擇官陰陽官軍校有
輦官天武宮之號推其原亦本於唐

上古結繩而治二帝以來始有簡冊以竹為之而書以漆
或用版以鉛畫之故有刀筆鉛槧之說秦漢末用縑帛
如勝廣書白內魚腹高祖書帛射城上至中世漸用紙
趙后傳所謂赫號者注云薄小紙然其實亦縑帛蔡倫
傳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簡重不便於人倫乃用木膚
麻皮等則古之紙即縑帛字蓋從系云故今人呼書曰
策子取簡冊之義又曰第幾卷言用縑素也江南竹簡
處州作槧版尚髣髴古制盧仝詩云首云諫議送書至
白絹斜封三道印豈唐人又曾絹封書耶

靖康元年趙子崇知寧陵縣

徽宗既遜位過亳州堯香道由其邑賜金帶趙時服綠
許於綠袍上繫

盤庚將治亳商三篇之書諄：訓誥既言其不得已又言
諸臣之先以誘之三代之臣皆世族大家枝葉扶疎根
株盤固如魯三桓鄭七穆是也

本朝尚科舉顯人魁士皆出寒畯觀此可見世家氣象
吳志天璽元年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曰石室郡

表為瑞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封禪國山大赦改
明年為天紀即前所云水洞是也山後有封禪碑土人
目曰國碑以其石圓八出如米廩六字畫奇古歲久多

磨滅訪得舊刻以今文寫之前缺十六字之缺三于茲
格于上下光被八幽蠖飛螻動無不歸仁是故缺字十賂

字缺七上尊字缺七靡不遑假民用丕作於是字缺一丞相字缺一
字太常字缺一奉迎字缺一率禮備儀尊敬字缺九宮字缺十所

臨非徊西巡遂基大宮王燭字缺一澤字缺一清萬民子來
不日字缺一延頸跂足字缺一來庭柔服以仁字缺一日昊不

暇字缺一觀六經旁貫百家思該道根數世陵遲大繇朱
光闔立東觀字缺一言建論墳典采詢微問窮神極化無

幽不聞舉逸遠佞寬罪宥形尊道尚功嘉善矜弱哀賤
愍凶字缺一朽枯上天感應字缺一踐阼初升特發神夢膺

奕籙圖玉璽啓自神匱神人指授金冊青玉符者四日
月抱戴老人星見者一十有七五帝瑞氣黃旗紫蓋覆

被宮闕顯著牛斗者一十有九麟鳳龜龍銜圖負書三
十有九青蛇白虎丹鸞鳳魚鳥二十有二白虎白麀白

鹿白兔三十有七白雉白鳥白鵲白鳩一十有九赤鳥
赤雀二十有四白雀白鸞二十有七神魚吐書白鯉騰

船者二靈絮神蠶彌被原野者三嘉禾秀穎甘露凝液
六十有五殊榦連理六百八十有三明月火珠璧流離

三十有六大貝餘眠餘阜七十有五大寶神壁水青殼

聖曆紀事

二

卷四十四

三十有八玉燕字缺玉羊玉鳩者三寶鼎神鍾神筭夏祝

神高三十有六石室山石門石印封石羊字缺二石字缺二

天讖彰石鏡光者一十有七字缺一頌歌廟靈字缺二者

三字缺一石字缺二湖澤門通應讖合謠者五神字缺二僮雲

母神女告徵表祥者三十有七靈夢啓讖神人授書著

驗字缺二者十祕記讖文玉版記真者字缺一玉刀玉印文

采光發者八字缺二玉瑄玉瓊玉鈎玉稱珠輝吳色

者三十有三五尊玉盃玉盤玉鑿清潔光郎者九孔子

河伯子胥王字缺一宣言天平地成天子出東門鄂者四

大賢司馬微虞翻推步圖緯甄匱啓緘發事與運會者

三其餘飛行之顛植生之倫希古所覲命世殊奇不在

瑞命之篇者不可稱而數也於是旃蒙協洽之歲月决

隙訾之口日惟重光大淵獻行年所值實惟茲帝出乎

震因易實著遂受上天玉璽文曰吳真皇帝玉質青黃

解理洞徹拜受祗巡夙夜惟寅夫大德宜報大命宜彰

乃以崇北渚灘之歲欽若上天月正華元郊天祭地紀

號天璽實彰明命於是丞相沈大尉參大司徒熨大司

空朝執金吾脩城門校尉欽屯騎校尉悌尚書今忠尚

書昏直晃昌國史瑩覈等僉以為天道玄默以瑞表真

今衆瑞畢至四表納貢幽荒百蠻浮海慕化九孩八珽

罔不被澤率按典繇宜先行禪禮紀勒天命遂於吳興

國山之陰告祭刊石以對楊乾命廣報坤德副慰天下

書卷之八

喁之望焉中書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臣蘓建所其
文大槩言符瑞初無可取故備錄之以見皓之亡有自
矣

韓退之南溪詩據張籍祭文蓋絕筆於此當時同集者賈
島集中有同韓侍郎泛南溪詩籍詩云坐有賈秀才蓋
島也二公實同為此遊二集可互見

周禮鼓人以雷鼓之神祀靈鼓社祭路鼓鬼享鼗鼓
軍事鼗鼓役事晉鼓金奏鄭氏注云雷鼓八面
鼓也靈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鼗鼓兩面鼓也鼗
晉鼓不言幾面則一面無疑矣故樂府用其說乃作一
鼓而八出或六出四出不惟不能考擊所謂兩面者但

以兩頭有革者便為兩面則鼗晉與鼗鼓無別矣陳祥
道禮書釋云八面六面四面由言八枚六枚四枚按厨
禮韡人為皋陶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
鼗鼓為皋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鼗折鄭司農云
鼓四尺謂面四尺司農去周不遠其言當有所據不應
前後自異則八面六面四面兩面從可知矣皋有鼗折
之勢而禮家反不以此為據何耶

古有九州秦漢分置郡縣東漢志仍以九州總之唐改郡
為州統以十三道使本朝多仍唐舊有一州而四名
者如會稽郡名越州名紹興府名鎮東軍額有一郡而
三名者如吳郡名蘓州名軍與府名皆曰平江有一郡

而二名曰如毗陵郡又曰常州之類是也又有名交互而難別者如潁州曰順昌府許州曰潁昌府之類祖宗時三衙軍兵每年揀汰下諸郡養老皆優其祿諸郡亦得以守倉庫紹興中沿江大屯倣此淳熙間劉邦翰侍郎乞祇汰在本軍給半糧自是諸軍始有老弱之人而視戚亦多遂有食不足之嘆

紹興甲寅乙卯間劉麟導虜南侵時車駕駐平江有趙九齡者策士也請決淮西水以灌虜營朝廷不能用已而韓世忠得虜酋約戰書曰闡江南欲決淮西水以浸吾軍書到之明日虜實退師當時但以為却敵之功殊不知九齡之力為多

唐制起居郎起居舍人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所謂螭首者蓋殿陛間壓階石上鑄鑿之飾今僧寺佛殿多有之或云唐殿多於陛之四角出石螭首不應史云殿下第二螭首也

唐三司使有三凡鞠獄以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卿為三司使中葉以後有三司使總戶部鹽鐵度支皇太子監國則詹事左右庶子亦號三司使

唐書志道士女冠僧尼見天子必拜今之不拜未知起自何時

儀制宰臣使相出使到闕百官城外相見贊請對拜前期

差知班申如不判請不集字即申三省及報百官元祐元年四月文潞公以致仕官不敢依儀制有旨特許書判乎

國朝例崇政殿試舉人景福殿考覆自熙寧後以逐殿增置內帑庫屋難以就置幕次遂移於集英殿

見哲宗御

集

唐國子祭酒李涪刊誤云短書出晉宋兵革之際時國禁書疏非吊喪問疾不得行尺牘故義之書云死罪是違制令枚事也啓事論兵皆短而緘之貴易於隱藏

故事百官入朝並乘馬政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以雪滑特許暫乘車轎不得入宮門候路通依常制自渡江後方乘轎迄今不改

建炎中興張韓劉岳為將人自為法當時有張家軍韓家軍之語四帥之中韓岳兵尤精常時於軍中角其勇健者令為之籍每旗頭押隊關於所籍中又角其勇力出衆者為之將副有闕則於諸隊旗頭押隊內取之別置親隨軍謂之背崑悉於四等人內角其優者補之一入背崑諸軍統制而下與之亢禮犒賞異常勇健無比凡有堅敵遣背崑軍無有不破者見范叅政致能說燕北人呼酒瓶為崑大將之酒瓶必令親信人負之范嘗使燕見道中人有負壘者則指云此背崑也故韓兵用以名軍壘即壘北人語訛故云韓軍誤用字耳

朱勛之父朱冲者吳中常賣人方言以微細物博易於鄉
市中自唱曰常賣一日至虎丘主僧聽其聲甚驚出觀
之但見憇於廡下延之設茶語以它日必貴自是主僧
常周給之其子勛有幹材蔡太師憇平江冲攜以見蔡
因得出入門下被使令再入相京屬童貧以軍功補官
遂取吳中水窠以進并以工巧之物輸上方就平江
為應奉局百工技藝皆役之間以金珠為器分遺後宮
宮人皆德之譽言日聞遂取太湖石大者尋丈皆運
至闕下又令發運司津置謂之花石綱勛與其子汝賢
得以自恣每還吳中輒稱降御香張錦帆郡縣官鼓
吹以迎之勛所衣錦袍云徽宗嘗以手撫之繡御手於
袍上宣和乙巳秋降香過泗州官吏迎見汝賢傳旨揮
到城中相見及至亭通名又云承宣歇息久之再通曰
睡著矣是冬金人入寇勛父子以小舟東下不敢見人
亦不往見旬日間京師權貴與內侍來者頗多往
衣皂衫行於市又數日云上皇已在發運衙人初不
信但見坐船一泊於河步緋幕張於船前問之果然又
數日軍馬方至街上皂衣人益多所聞貴倖皆在烏童
貫亦坐帳中續又聞高俅於南山把隘徽宗幸發運
衙城上亭觀漁又旬日始移幸浙中都人下者愈衆方
知虜已逼城南京遣兵來侍衛虜退師上皇還京師
往來皆親至泗州塔下燒香施僧伽鉢盂初染至親著

於僧伽之身初普照寺大半為神霄宮至是 御筆畫
圖以半還之寺僧皆歡喜鼓舞 上皇初至已將寺之
緊要屋退還及回所還益多道流盡折去窓戶之屬及
再還併所折悉取去道流褫氣矣 靖康初劬等始被
行遣籍入其家云

當塗當水陸之衝素無城壁建炎三年八月得 旨翔築
時先公為呂丞相辟督其役儒林郎當塗令鍾大方朝
散郎知蕪湖縣周方將朝散郎繁昌丞趙士庶主部夫
儒林郎司理叅軍王儔都壕寨欲以閏八月五日興工
七月二十九日賊劉 犯城十一月十八日金人渡江
遂併力興築凡役夫一萬餘人用夜叉任木等五十餘
萬條城成周六里半零六十五步高三丈門樓執城馬
面敵樓悉備開壕濶十二丈深二丈四年正月旦賊盧
進領兵據蕪湖 二月邵青張琪踵至七月崔增圍閉
一十七日至紹興元年五月十六日青領單德忠孫丘
魏義闇在驅衆數萬駕大小戰艦數千直入姑溪河布
兵圍城劄硬寨開河水以沒堤掘斷援路地方二百里
發火焚民居掠鄉民三千餘人沿江採青薪壘場道二
賊首執刀杵驅逼稍緩即斬首以屍壘路一日與城平
下瞰城中射火箭燒樓櫓執孕婦十有二人至城下剖
腹取胎以下自十七日至二十七日晝夜攻擊不息用
雲梯三梢五梢大砲百餘座天橋對樓鴉車洞子四面

填壕志在必得先公召募長槍敢死士下城四壁劫寨乘東風急發火燒賊壘慢道風猛火盛延燒賊砲鴉車洞子雲梯賊救接不暇驅強壯無殘疾鄉人衣以錦繡巾裏擁至江口剖腹取心欲祭轉西風反燒樓櫓官軍劫中賊寨連夜接戰殺死賊兵不計其數頭項賊首往往中箭砲擗歸及相度得姑溪河水面高於賊營遂於二十六夜募軍民下城決河水勢湍急滄浸賊寨計窮遂於二十七日申時拔寨順流而去凡守禦十有二日是時先公中流矢得歸朝人叅議馬觀國萬金良劑即裹瘡巡城士氣鼓作卒保一城生聚

台州臨海縣章安祥符寺法堂有

高廟御生寺僧師顏

年八十餘矣能言東巡事云時年方十四事悟講王建炎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民間謠言天子航海東來泊金鰲山下二十八日平明有十六人皆衣戰袍步自金鰲入寺有黃領者坐頃之間寺有素食否時方修歲馘乃取炊餅五枚以進之食其三已又食其半悟講主復擷園蔬芣以薑鹽進之有旨取一內人乃借民間小竹輿乘之以來立語良久復令登舟晚遂復幸金鰲凡留十四日始航海幸永嘉又留四十五日復航海幸金鰲又留八日忽聞六軍皆呼萬歲捷書至也於是航海由四明還紹興李正民侍郎乘桴錄云己酉十二月五日車駕至四明十五日大雨遂登舟至定海十九日至

昌國縣二十六日移舟之温台自是連日南風舟行雖
穩而日僅行數十里二十九日歲除庚戌正月二日北
風稍勁晚泊台州港三日早至章安知台州晁公為來
上幸祥符寺從官迎拜於道左是日得餘杭把隘官陳
彥報人馬至縣迎擊乃退六日得張俊奏云二十八二
十九日正月二日凡三遇敵殺傷相當八日張思正奏
云張俊出兵擊退虜騎十四日張俊自台州來十八日
移舟離章安十九日晚雷雨又作二十日泊青隩門二
十一日泊温州港國史載此事皆在四年正月與顏言
不合然今歲懺皆開歲乃脩則顏所記誤耶金鰲蓋一
獨峰坡陀鬱茂若鰲皆然正與柵浦相對兩溪之間略

辨牛馬東看海門雲飛波翻渺然無際山項有善濟寺
與夫祥符塔院紹興三十二年始賜額先是有人題詩
云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多處待朝生與君不負登臨
約同向金鰲背上行 高廟覽之以為詩識求其

人不可得 御坐一竹倚寺僧今別造以黃蒙之壁間
有詩云黃帽當年駕舳艫東浮鯨海出三吳中興事業
風波惡好作君王坐右圍不著姓氏

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子篆字皆章草朽敗不可詮
次得此檄云永初二年六月下未朔廿日丙寅得車騎
將軍莫府文書上郡屬國都尉一千石守丞廷義縣合
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吏印綬發天討畔羗急如律令

馬四十匹驢二百頭日給內侍梁師成得之以八石未
幾梁卒石簡俱亡故見者殊鮮吳思道親睹梁簡故賦
其秘古堂云異錦千囊更妙好中有玉奩藏漢草榮次
新吳出也得其模本示余按章草今在世益少唯急就
章見在并諸帖所傳耳然急就轉模失真愈遠官帖章
草皇象索靖等書與張芸叟所珍鶴雀賦又率是贗作
黃長叡已嘗辨於東觀餘論然則此檄當為今章草第
一也米元章淮鱗帖卷內稱章草乃章奏之章今考之
既用於檄則理容緊施於章奏蓋小學家流由古以降
日趨於簡便故大篆變小篆小篆變隸比其久也復以
隸為繁則章奏又移悉以章草從事亦自然之勢故雖
曰草而隸筆仍在良由去隸未遠故也右軍作草猶是
其典刑故不務為冗筆逮張旭懷素輩出則此法掃地
矣但檄文討羨歲月與史不合此史誤無疑黃長叡已
詳辨不復述急如律令漢之公移常語由今云符到
奉行張天師漢人故承用之而道家遂得祖述
史記龜策傳孔子曰日為德而君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日
為刑而相位見食於蝦蟇盧仝月蝕詩蓋用此事淮南
子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中其九日日中九鳥皆
死又山海經墨齒之北曰瑒谷居水中有扶木九日居
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鳥春秋元命苞云陽成於三故
日中有三足鳥

清微子服飾變古錄云燕脂紵製以紅藍汁凝而為之官
 賜宮人塗之號為桃花粉藍池水清合之色鮮至唐頗
 進貢惟后妃得賜曰燕脂崔豹古今注云燕支葉似薊
 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燕支中國亦為紅藍以
 染粉為婦人色謂為燕支粉今人以重絳為燕支非燕
 支花所染也燕支花自為紅藍耳舊謂赤白之間為紅
 即今所謂紅藍也西河舊事云失我祁連嶺使我六
 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北方有焉支
 山多紅藍北人採其花染緋取其英鮮者作燕脂本
 草紅藍花堪作燕脂生梁漢及西域一名黃藍博物志
 云黃藍張騫所得今滄魏亦種近世人多種之收其花
 俟乾以染帛色鮮於菑謂之真紅亦曰乾紅目其草曰
 紅花以染帛之餘為燕支乾草初漬則色黃故又為黃
 藍也史記貨殖傳若干畷危菑徐廣注云危音支鮮支
 也菑音倩一名紅藍其花染繒赤黃也又知今之紅花
 乃古之菑而今之菑又謂之烏紅係用蘓方木棗木染
 成非古之菑矣

江海之有潮辰刻不移昔人嘗論之山海經則以為海鱗
 出入穴之度浮屠書以為神龍之變化竇叔蒙海嶠志
 以謂水隨月之盈虧盧肇海賦以謂日出于海衝擊而
 成王充論衡以謂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獨徐明叔
 傳墨卿高麗錄云天包水之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

雲齋漫抄

十一

卷四

大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為抑揚
而人不覺亦猶坐於船中者不知船之自運也方其氣
升而地浮則海水溢上而為潮及其氣降而地沉則海
水縮下而為泥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為陽之氣
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為陰而陰之氣
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夜合陰陽之氣九再升再
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為然晝夜之畧繫乎日升降
之數應乎日日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乎午則陰氣
始升故夜潮之期月則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為又
日行遲月行速應遲二十九度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
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日

亦臨午為且晝即上天而言之天體西轉日月東行自
朔而往月速漸東至午漸遲東而潮不應之以遲於晝
故晝潮自朔後迭差而入於夜 所以一日午時二日
午末三日未時四日未末五日申時六日申末七日酉
時八日酉末夜即海下而言之天體東轉日月西行自
朔而往月速漸西至子漸遲西而潮亦應之以遲於夜
故夜潮自朔後迭差而入於晝此所以一日子時二日
子末三日丑時四日丑末五日寅時六日寅末七日卯
時八日卯末日加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潮之所至
亦因之為大小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
盛出故潮之大也異於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

也氣以變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異於餘日

世目狀元第二人為榜眼第三人為探花即秦中歲時記云期集謝了恩從此便著被袋篋子騾從等仍於曲江點檢從物無得有闕者即罰錢便於亭子小宴召小科頭同一作樂至暮而散次即杏園初宴謂之探花宴便差定先輩二人少俊者為兩街探花使若他人折得花卉先開牡丹芍藥來者即各有罰

雲麓漫抄卷第一

雲麓漫抄卷第二

雲麓趙彥衛景安

余外舅家收柳公權親筆啓草二十四皆小楷字僅盈分而結體道媚意態舒遠有尋丈之勢紙長不過七寸廣亦如之 中興重興秘書省賀方回之子首以獻書得官秦太師付以搜訪遺逸外舅之兄張公觀言以所得託賀納之秦府秦進之上方張自待次虔州瑞金簿易監文思院其李復以所得投之中人引秦事為證亦歸天上獨外甥兩啓尚存云上翰林柳學士璫某謬至顯榮皆承闕之昨者重耆慰勉蘭省遷超雖上意欲壯於軍威在外臣轉深於官謗此皆學士曲垂獎會潛為揆

持繼音容於北風為主人於東道况兼姻媾早接清華
推魏公感外家之情用何氏奉諸姨之敬念深外妹亦
妾愚夫不然則安得道已隔而分更敦官轉尊而志愈
下藏之不忘佩以彌芳思奉冰霜邀同雲漢仰計巨霄
路於高閣隔人烟於禁垣嘯傲烟霞高容日近閑揮衫
筆時弄紫泥益彰叔 鸞鶴之姿轉映王恭神仙之狀
便當乘 灑氣濯弄瑤池秉陰陽之鑪錘輔天地之橐
籥異時獲賜今日先知瞻望風猷常在魂夢某再拜又
侍郎頡頏重霄騰稜迴漢刻名仙館絕跡人寰潤飾洪
猷承迎中旨金莖瑞露雲表先嘗玉輦靈桃牕間暗識
方茲獨步誰敢爭衡况藝奮神工時推妙翰鳳鸞異態
龍虎殊姿白首何人墨池誰子後生是畏前聖有言若
非思與神凝韻無俗累則安能致茲道逸超彼等夷窮
鍾蔡之楷模入王羊之闡域往者常相公嘗謂侍郎能
以書諫者今則行執陶鈞坐登台輔終提一筆以絕百
僚後命之來延頸而俟某素無勲效叨濫寵榮一接藩
垣兩遷官秩猶以處牀操扇粗識孤虛跨馬彎弓未為
遲暮誓將丹懇以奉休明所冀侍郎猥錄孤微終垂庇
遇使其晚節無愧平生下情云云前輩俱跋為柳筆然
非柳亦不能造此但啓中有筆諫之語豈它人上柳啓
自書之耶當有辨之者

近世行狀墓誌家傳皆出於門生故吏之手往往文過實

人多喜之率與正史不合如近日蜀本東都故事趙普傳與正史迥然如兩人正史幾可廢前輩嘗以邵氏聞見錄與石林避暑燕居錄等以歲月參之皆不合

汪彥章集有題陳文惠公逸事後云文惠陳公相仁祖每內批夜下不過十刻一日夜分有御封至公不啓封

來日袖進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姦人附會請正身儀非陛下本意仁祖首肯曰姑置之貴妃即

追冊溫成皇后也當時墓碑不敢書公之曾孫衮始錄以示人按李氏長編辨此事云文惠公以景祐四年拜相寶元二年三月罷溫成以康定元年十月侍御自選才人距文惠罷相凡二年餘雖當時已被寵幸不應諛

臣便有正位中宮之請汪所見衮說非事實也其它往
顯此

漢刺史以八月巡行所部歲盡詣京師奏事不言所處之地唐戴叔倫撫州刺史廳壁記云漢置十三郡刺史以察舉天下非法通籍殿中乘傳奏事居靡定處權不收人其言必有據又江西節度觀察判官壁記云開元二十年四方都會之州各置採訪使以總邊因按察之任使臣有土自此始也乾元二年天下聚兵罷採訪而加防禦尋代之以專征而討逆伐叛則以節度主之其間復置觀察而悉與三使並唐書載建置領不詳故併記之唐之舉人先籍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

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蓋此等文備衆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為贄今有唐詩數百種行於世者是也王荆公取而刪為唐百家詩或云荆公當刪取時用紙帖出付筆吏而吏憚於巨篇易以四韻或二韻詩公不復再看余嘗取諸家詩觀之不惟大篇多不佳餘皆一時率課以為贄皆非自得意所為故雖富而猥弱今人不曾考究而妄譏刺前輩可不謹哉

本朝之文循五代之舊多駢儷之詞楊文公始為西崑體穆伯長六一先生以古文唱學者宗之王荆公為新經說文推明義理之學兼莊老之說洎至崇觀黜史學

中興悉有禁專以孔孟為師淳熙中尚蘓氏文多宏放紹熙尚程氏曰洛學

景祐元年四月上謂宰臣曰近年以來陰陽不順卦氣乖舛此必應天之道有未合於天心而違於人意者宜推明咎徵之本臣僚上言早歲陳彭年等定中外醮儀

聖祖天尊在北極之上伏緣北極大帝總領萬物主宰中極聖祖司命真君因薦尊號驟居紫微帝君之上既定位非順自茲天下郡縣多致災傷伏望重行詳定禮院詳定當院與道衆參詳天下道觀聖祖每運醮設於本殿供獻聖祖天尊及六位仙官即與衆真各無相妨仍別用青詞奏告無如聖祖殿處即別設

醮位為便從之後道士欲得 聖祖雜於其間以重其
教復合之自渡江 朝廷作醮亦從其說老氏之教本
以清虛澹泊為本五千丈不可易也故實太石漢文帝
用之皆能治國外又有方士神仙家祠官太祝與夫按
摩導引書符呪水史記皆以家名初未嘗合也秦皇漢
武始好神仙方士祠祝始有觀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
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旁令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
複道相通於此候神仙漢武故事於上林作飛廉觀高
四十丈長安作桂館益壽館以候神人猶未居道士元
帝被疾遠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能忍寒遂即昆
明觀處仲都故自後道士所居曰觀六朝多曰館亦武

帝故事後魏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以其教
太冷淡無所得自言遇老子降授以辟穀輕身之法及
科戒二十卷崔浩師事之始合為一已見通鑑唐置崇
玄學專奉老氏配以莊列道家者流以謂天地未判有
元始天尊為祖氣次有道君以闡其端老子以明其道
老子乃李氏之祖取郊祀配天之義以尊之號曰三清
然未嘗殿而祀之 本朝更定醮儀設上九位失於詳
究以昊天上帝列於周柱史之下故景祐有此施行謂
宜倣景祐之制少變之奉三清於殿以為教門之祖若
醮則祭昊天上帝於壇以為百神之宗庶不失崇敬之
義亦唐崇玄學之舊醮儀雷更為奏章之制而去其邀

迎之僭庶景貺來臨矣

姓氏後世不復別但曰姓某氏雖史筆亦然按史記帝紀注引春秋左氏無駭辛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士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注者云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之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自出解春秋者云因生以賜姓者謂若舜之媯禹之姁伯夷之姜是已昨之士而命之氏者若舜之有虞禹之有夏伯夷之有呂是已於字則叔牙季友展無駭臧僖伯是已於謚則文武成宣來戴惡衛齊惡是

已氏於官則司馬司徒之顛是已氏於邑則韓趙魏是已詳此諸侯既命於天子為某公侯則是命之氏諸侯位卑不得賜姓其有以王父及以字為氏或以官以邑既無土可分則姓與氏無別注史記者所以有族者姓之別之語姓者統百世如周姓姬氏所以別子孫如魯衛毛聃邠晉應韓之分又春秋之時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俠之顛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顛是也此諸侯不得命氏而得命族之例也從可知已若夫易云黃帝堯舜氏作堯舜雖非姓氏既是天子當一代稱曰堯舜

氏義亦通此又不拘姓氏之例也

後漢徐穉子傳云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禮遜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豫章太守以禮請為功曹穉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收之及陳蕃傳不書此事却云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收之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而司馬溫公通鑑亦祇書徐穉事不及周故周璆之名蓋不顯細考之蓋陳蕃能尊敬賢士為豫章太守則下徐穉之榻為樂安太守則下周璆之榻范曄不能發明之耳

正月旦日世俗皆飲屠蘇酒自幼及長或寫作屠蘇千金方云屠蘇之不知何義按梁宗懔荆楚歲時記云是日進柸栢酒飲柸湯服却鬼元敷子散次第從小起注云以過臘日故崔寔月令過臘一日謂之小歲又云小歲則用之漢朝元正則行之晉世承漢嘗以十月為歲首也又云敷於散即胡洽方云許山赤散並有斤兩則知敷於音訛轉而為屠蘇小歲訛而為自小起云

自東京至女真所謂御寨行程東京四十五里至封丘縣皆望北行四十五里至胙城縣腰頓四十五里至渡河沙店四十五里至滑州館二十五里至濬州七十里至湯陰縣腰頓三十五里至相州安陽館六十里至磁州

滄陽驛腰頓七十里至邯鄲縣館四十里至臨洺鎮七
十里至信德府邢臺驛三十五里至皇甫村驛柏鄉縣
五十里至趙州平棘驛一百里至真定驛六十里至新
樂縣五十里至中山驛五十里至望都縣七十里至保
州金臺驛四十里至保州梁臺驛三十里至固城五十
里至馬村鋪五十里至涿州本道館六十里至良鄉縣
六十里至燕京永平館始望東行六十里至潞縣九十
里至三河縣七十里至薊州八十里至永濟務九十里
至七個嶺九十里至平州八十里至新安縣六十里至
潤州自此皆沿海行四十里至遷州八十里至萊州八
十里至隰州八十里至淘河島八十里至胡家務八十
里至新城八十里至梯己寨六十里至倉官寨三十里
至廣寧府三十里至顯州五里至東館八十里至免鬼
塌八十里至梁虞務六十里至遼河大口平津館七十
三里至廣州廣平館復望北行七十里至潘州樂郊館
八十里至興州興平館五十里至銀銅館九十里至咸
州咸平館三十里至宿州宿寧館八十里至賈道鋪懷
方館四十里至楊八寨通遠館五十里至合叔字董鋪
同風館三十六里至義和館五十里至如歸館四十里
至信州彰信館七十里至勝州來德館五十里至山寺
鋪會方館五十里至威州威德館五十里至龍驤館六
十里至詳州常平館六十里至濱州混同館六十里至

高平館四十里至同流館五十里至沒搭合字董萊同
館七十里至烏龍館三十里至虜寨號御寨今之使虜
者止至燕未有至烏龍館者長安圖元豐三年五月五
日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府事汲郡呂公大防命戶曹
劉景陽按視邠州觀察推官呂大臨檢定其法以隋都
城大明宮並以二寸折一里城外取容不用折法大率
以舊圖及常述西京記為本參以諸書及遺迹考定太
極大明興慶三宮用折地法不能盡容諸殿又為別圖
漢都城縱廣各十五里周六十五里十二門八街九陌
城之南北曲折有南斗北斗之象未央長樂宮在其中
未央在西直便門長樂在東直社門隋都城外郭縱十

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廣十八里百十五步周六十七里
高一丈八尺東西南北各三門縱十一街橫十四街當
皇城朱雀門南北九里一百七十五步縱十一街各廣
百步皇城之南橫街十各廣四十七步皇城左右各橫
街三四街各六十步一街直安福延喜門廣百步朱雀
街之東市一坊五十五萬年治之街之西市一坊五十
五長安治之坊之制皇城之南三十六坊各東西二門
縱各三百五十步中十八坊廣各三百五十步外十八
坊廣各四百五十步皇城之左右共七十四坊各四門
廣各六百五十步皇城北左右之南六坊縱各三百五十
步北六方縱各四百步市居二坊之地方各六百步四

面街各廣百步面各二門皇城縱三里一百四十步廣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周十七里一百五十步縱五街橫七街百司居之北附宮城南直朱雀門皆有大街各廣百步東西各二門南三門太極宮城廣四里縱二里四十步周十三里一百八十步高二丈五尺東一門西二門南六門北三門宮城之西有大安宮 唐大明宮城在苑內廣二里一百四十八步縱四里九十五步東北各一門南五門西二門禁苑廣二十七里縱三十里東一門南二門北五門西內苑廣四里縱二里四面各一門東內苑廣二百五十步縱四里九十五步東一門以渠道水入城者三一曰龍首渠自城東南導澁至長

樂坡驪為二渠一北流入苑一經通化門興慶宮由皇城入太極宮二曰永樂渠導交水自大安坊西街入城北流入苑注渭三曰清明渠導坑水自大安坊東街入城由皇城入太極宮城內有六高岡橫列如軋之六女初隋建都以九二置宮室九三處百司九五不欲令民居乃置玄都觀興善寺右漢隋唐宮禁城邑之制而西京記云街東西各五十四坊六典注兩市居其中四坊之地凡一百一十坊今除市居二坊外各五十五坊當以六典注為正又六典西土閭之西延英李庚賦東則延英耽：當以庚賦為正又西京記大興城南直子午谷今據子午谷乃漢城所直隋城南直石鼈谷西又唐

志大明宮縱一千八百步廣一千八百步今實計縱一千一百一十八步廣一千五百三十五步此舊說之誤也唐高宗始營大明宮於丹鳳後南開翊善永昌二坊各為二外郭東北隅永福一坊築入苑先天以後為十六王內宅又高宗以隆慶坊為興慶宮附外郭為複道自大明宮經過通北門墜道潛通以達此宮謂之夾城又制永嘉坊西百步入宮外東郭南隅一坊始建都城以地高不便隔在郭外為芙蓉園引黃渠水注之號曲江明皇增築興慶宮夾城直至芙蓉園又武宗於宣政殿東北築臺曰望仙今人誤以為蓬萊山武宗又脩未央宮為通光亭宣宗脩憲宗遺迹於夾城中開便門自芙蓉園北入至青龍寺俗號新開門自門至寺開敷化以北四坊各為二此遷改之異也大抵唐多仍隋舊故呂公愛其制度之密而傷唐人冒疾史氏沒其實遂刻而為圖故誌之

漢以司徒司馬司空為宰相蓋六國時有此三卿漢採用之但改司馬曰太尉殊不知周制天子六卿大國三卿三卿蓋諸侯之制漢人祇採六國之舊而不知周家天子故事失之矣

釋氏智論云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洲二六十月則照東三七十一月則照西四八十二月則照北唐太宗崇其教故正五九月

禁食葷百官不支羊錢迄今不改陰陽家齋其說不知其義乃曰臣下屬商 本朝以火德故臣下避之其法始於唐以土德豈亦有所避耶郭公元邁字英遠其先籍開封自高祖知白仕於吳因家焉英遠少孤能自立政和初由鄉貢入上庠宣和中上舍 高宗駐驛維揚英遠隨駕免省時募使虜通兩宮者閩人魏行可請行英遠亦慨然上表感動天聽補右武大夫和州團練使為之副既次河朔子弟皆泣下英遠曰吾有尺紙付汝到家可啓封復開緘首云出疆當艱棘時尤難保其全身已許國何暇有二而已既至貽書虜帥黏罕反覆論辨用兵利害乞歸 二聖旋被拘留紹興壬戌忠宣

洪公尚書歸自虜奏王倫與公以身殉國詞極剴切既而朱公弁亦以使事還乃言在燕及宜州時與英遠倡酬攜其親染詩文數篇以歸屬對警拔翰精妙誠可寶奉使張公郡自軍前回有奏劄云自 靖康迄於建炎使於虜而不返者數人若陳過庭聶昌司馬朴滕茂實崔縱魏行可郭元邁臣嘗有請於彼乞挈崔縱魏行可之櫬以歸命下發遣而魏行可之櫬有挈之往中京者乃不果而崔縱之櫬金人村臣護之而來謹置之臨安府城內妙行寺乞賜檢舉特與卹典訪其親而官助葬之又張卓自建炎二年七月二十日自建康被 旨差充奉使崔尚書十都轄於當年八月二十三日入界經

一十三年還闕有書二奏狀一項向來節次奉使侍郎
司馬朴見在真定府樞密宇文虛中一行人見在會寧
府尚書洪皓見在幽州混同江之東王涉左丞私第教
導子弟尚書崔縱於宜州身亡副使郭元明見在宜州
侍郎魏行可于興中府身亡副使郭元邁尚書張邵副
使楊憲并官屬崔淵等並在宜州已上奉使官吏並不
鬻頭換官郭初離闕許補五資恩澤已得其三云

尚書

至于岱宗柴又柴望

大告武成柴雖祭名考之禮焚柴泰壇周禮升烟燔牲
首則是祭前焚柴升烟皆求神之義因為祭名後世轉
文不焚柴而燒香當於迎神之前用爐峽蕪之近人多
崇釋氏蓋西方出香釋氏動輒燒香取其清淨故作法
事則焚香誦呪道家亦燒香解穢與吾教極不同今人
祀夫子祭社稷於迎神之後奠帛之前三上香禮家無
之郡邑咸用之也

韓紉字子禮父盈胄祖蹈之荆南曾祖公彥之紹興八年
任潭州判官上書論和議之非知州李昭祖得其副本
申朝廷得旨韓紉小官動搖國是降官編管循州
告詞云守臣坐汝之罪來上及到貶所又為將官韓京
所招舉家死

雲麓漫抄卷第三

雲麓趙彥衛景安

朱雀玄武青龍白虎為四方之神祥符間避聖祖諱始改
玄武為真武玄冥為真冥玄枵為真枵玄戈為真戈後
興醴泉觀得龜蛇道士以為真武現繪其像而北方之
神被髮黑衣伏劍蹈龜蛇從者執黑旗自後奉祀益嚴
加號鎮天佑聖或以為金虜之讖

今人呼洗為沙鑼又曰廝鑼 國朝賜契丹西夏使人皆
用此語究其說軍行不暇持洗以鑼代之又中原人以
擊鑼為篩鑼今南方亦有言之者篩沙音相近篩之為
廝又小轉也書傳日養馬者為廝以所執之鑼為洗曰

廝羅軍中以鑼為洗正如秦漢用刁斗可以警夜又可
以炊飯取其便耳

世傳遁甲書甲既不可隱何取名為遁及讀漢郎中鄭固
碑有云遂遁退讓遁即遁字蓋古字少借用非獨此一
碑也則知遁甲當云遁甲言以六甲循環推數故也

續越絕書隋經籍志云子貢作其書雜記秦漢事疑後人
所羈內載春申君李園事史記戰國策列女傳不載女
嫫之名僅見於此其策畫始終皆出女環尤為異也至
書烈王死后李園相春申君方討於吳又立其子為假
君皆與史記戰國策不合

自浙江東南溪行而溪水淺澀湍急深五七寸碎石作底
小者如彈大者不過盈椀齒：無數五色可愛行三五
步一灘即四邊或上流有擁起碎石或如堆阜或如堤
堰水勢噴激怒如瀑而舟人所用器特與它舟異篙用
竹如鐵鑽又有肩篙另篙皆用木如另如到書某字於
其上每遇灘磧即舟師足踏檣竿手執篙仰臥空中撐
舟忽翻身落舟上覆面向水急撐謂之身擲篙舟師每
呼肩篙頭篙轉篙身搶篙諸人即齊聲和曰噉：諸人
皆齊力急撐所謂肩篙者覆面向水用肩撐所謂頭篙
者覆面向水用頭撐轉篙者自身左移舟右轉：身篙
者或仰面即覆面覆面即仰面云搶篙者舟尾有穴每
諸篙出水即一人急用一大木挺搶船尾蓋恐舟復下

也一舟復數人自水牽挽水深處亦不過膝自處之青田至温州行石中水既湍急必在令舟屈曲蛇行以避石不然則碎溺為害故土人有紙船鐵稍工之語言寄命於舟師也厥惟艱哉

近世官中行遣多用勸勉二字考之經其說有二謂之勸則不出於自然而已樂為之謂之勉則出於不得已而人強勅之故詩言勅以義則勸非出於自然詩言勉其失以正則勅非出於得已

世俗歲將除鄉人相率為儺俚語謂之打野胡按論語鄉人儺朝服立於祚階注大儺驅逐疫鬼也亦呼為野雲戲之人又訛耳

永安諸陵皆東南地穹西北地垂東南有山西北無山角音所利如此七陵皆在嵩少之北洛水之南雖有岡阜不甚高互為形勢自永安縣西坡上見安昌熙三陵在平川栢林如織萬安山來朝遙揖嵩少三陵栢林相接地平如掌計一百一十三頃方二十里云今紹興橫宮朝向正與永安諸陵相似蓋取其協於音利有上皇山新婦尖 隆祐攢宮正在其下

崑崙一作崑崙禹本紀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葉池河圖云崑崙天中柱氣上通天水經云崑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爾雅云西北之

美者有崑崙之璆琳琅玕又曰三成為丘注云崑崙山三重故以名昔人引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石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又曰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山所出五水今按山海經內崑崙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山有木之面有九折以玉為檻面有五門有開明歟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淮南子曰崑崙虛中有增城九重有木禾珠樹玉樹琤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陰樹在其北十洲記云崑陵即崑崙中狹上廣故曰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為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神異經云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十里圓周如削下有回屋仙人九府所治又一說云大五嶽者中岳崑崙在九海中為天地心神仙所居五帝所理博雅云崑崙虛赤水出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之入東海三水入南海張騫渡西海至大秦大秦之西烏遲國烏國之西復有海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仞萬方八百里援神契曰河水上應天河山海經崑崙山有青河白河黃河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東北陬向南東流為中國河爾雅曰河出崑崙虛色白渠凡千七百所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

淮南子河出崑崙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也水經云崑崙三仞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閼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淮南又云懸圃閼風樊桐在崑崙閼闔之中東漢明帝永平七年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東騎都尉劉張出燉煌崑崙塞擊破白水虜於蒲類海生唐童懷太子注謂崑崙山名因以為塞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崑崙之體故名之周穆王見西王母于此山有石室王母臺則又知周穆王西遊初不出中國云凡諸書言崑崙悉注於此古之聖王諱世皆不知避有一時暴起與僭偽之主至今諱而不改者如昭穆本作招穆讀以晉文帝諱改呼韶誠避朱梁諱改曰州如東都州南州北是也戊午本作茂讀亦以李唐諱改云武或曰務浙人避錢氏諱改劉為金果有名榴呼曰金櫻江東人以楊行密諱呼密為逢蠶糖大二十神有君基民基避唐明皇諱改作基至今不改本草有薯蕷避唐代宗諱改云薯藥避英宗諱又改為山藥則與薯蕷似不相干今當云山蕷可也

處子賤或馬作密子賤按顏氏家訓處字從虎宐字從山下必俱為孔子弟子宐子賤即宐義之後俗字以為宐或復加山子賤碑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宐之與伏古來通用誤以為密

說文羿帝嚳時射官山海經云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射

其九商書曰有窮后羿則羿是射官世有其人非一人也

東坡先生既得自便以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還次京口時章子厚丞相有海康之行其子援尚留京口以書抵先生某惶恐再拜端明尚書坐某伏聞旌旆還自南越揚舫江海躡屐嶺嶠執事者良苦數歲以來險艱備至殆昔人之所未嘗非天將降大任者豈易堪此竊惟達人大觀俯仰陳迹無復可言不審即日尊體動止何似伏念某離遠門墻于今九年一日三月何可數計傳聞車馬之音當歡欣鼓舞迎勞行色以致其積年慕戀引領舉足崎嶇瞻望之誠今乃不然近緣老親重被罪

譴憂深慮切忘寢與食如聞後命方在浙東即欲便道省覲又顧幼穉須攜挈致之所居今暫抵此治任裹糧旦暮遠行交親往來一切皆廢此則自儕於衆人宜其所以未獲進見者某於門下豈敢用此為解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是為有罪况於不克見者乎逡巡猶豫事為老親固當審思耳邇來聞諸道路之言士大夫日夜望尚書進陪國論今也使某得見豈得泊然無意哉尚書固聖時之著龜竊將就執事者穆卜而聽命焉南海之濱下潦上霧毒氣薰蒸執事者親所經歷於今面想必當可畏况以益高之年齒髮尤衰涉乎此境豈不惴惴但念老親性疎豁不護短內省過咎仰戴 上恩庶

有以自寬節飲食親藥物粗可僥倖歲月不然者借使
小有恣濫之情悴於胸次憂思鬱結易以傷氣加以瘴
癘則朝夕幾殆何可忍言况復為淹久計哉每慮及此
肝膽摧落是以不勝犬馬之情子私其父日夜覬幸
聖上慈仁哀矜耆老沛然發不世之 詔稍弛罪罟尚

得東歸田里保養垂年此賤微之禱悲傷諱泣斯須顛
沛不能忘也儻問焉而執事者以為未然使某也將何
以為懷誠不若勿卜而徒目庶幾之為愈也倘以為可
覲也固愚情所欲聞然而旬數之間尚書奉尺一還
朝廷登廊廟地親責重所忖度者幸而既中又不若今
日之不克見可以遠迤避嫌杜譏隱之機思患而豫防

之為善也若乃世故多端紛紜轆轤雖彌日信宿未可
盡剖勃鞞所謂君其知之矣寧須多言獨恨九年之間
學不益博文不益進以此負門下然古人有聞之而不
言能之而不為存之而不論者竊嘗留意焉未若面得
之也請俟它日仰叨緒餘論不勝拳拳之情敢言之執
事者伏惟財幸暑溽異甚伏望保護寢興萬壽重不
宣某惶恐再拜先生得書大喜頷謂其子叔黨曰斯文
司其子長之流也命從者申楮和墨書以荅之某頓首
致平學士某自儀真得暑毒困卧如昏醉中到京口自
太守以下皆不能見茫然不知致平在此辱書乃漸醒
悟伏讀來教感嘆不已某與丞相定交四十餘年雖中

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增損也聞其高年寄跡海隅此
懷可知但已往者更說何益惟論其未然者而已 王
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魚所知 建中靖國之意可恃以
安又海康風土不甚惡寒熱皆適中舶到時四方物多
有若昆仲先於閩客廣舟中準備家常要用藥百千去
自治之餘亦可以及鄰里鄉黨又丞相知養內外丹久
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今茲開放正宜成此然
可自內養丹切不可服外物也其在海外曾作續養生
論一首甚願寫寄病困未能到毗陵定疊檢獲當錄呈
也所云穆卜反覆究繹必是誤聽紛々見及已多矣得
安此行為幸為幸更徐聽其審又見今病狀死生未可
必自半月來日食米不半合見食即先飽今且歸毗陵
聊自憇此我里庶幾且少休不即死書至此困憊放筆
太息而已某頓首再拜致平學士閣下六月十四日此
紙乃一揮筆勢翩々後又寫白木方今在其孫洽教授
君處既歸宜興七月疾革折簡錢世雅云云徑山老惟
琳采問疾有偈云扁舟駕蘭陵目換舊風物君家有天
人雌雄維摩詰我口答文殊千里來問疾若以偈相答
霜柱皆笑出先生答云云蓋與惟琳世雅問答而終乃
二十八日也今刊行先生年譜不載此以闕文云先生
集中有答致平書而章書人多不曾見故不能曉其答
意元祐三年先生知舉時致平為舉子初致平之文法

荆公既見先生知舉為文皆法坡遂為第一建揭榜方知子厚子

青箱雜記載南唐徐鉉至興讀漢太尉許馘碑其陰有八字云談馬礪畢主田數七莫曉其指鉉以黃絹幼婦意語求之云此謂許碑重立也義興犯：本朝熙陵

嫌名改宜與予家先塋在烏屢訪許碑不可得邑人張駒千里云今縣治之南有數叢塚形製特大圖經以為許氏墓上有一碑字作漢張平子墓銘篆體首云司農夫人劉氏山陰人自後為韻語漫滅不可讀所謂太尉碑則不復可見矣紹興丙子冬過頤山訪故人邵子門有殘碑云舟行許氏墓側見有此石居民以為浣垢之

其意謂人所棄而不有者戲取以歸索水洗而讀之雖首尾不足知其為馘碑也其文云歷司農衛尉太僕遂登太尉所謂司農夫人者其馘之配乎碑叙官爵若永樂少府悉漢氏所有字古隸與今文相錯舊隸漫處則以今文足之疑後人不忍礮去舊文以今文刻於漫處所謂許碑重立也因模取墨本跋其後以遺邵子使之知寶此石無使後復有如子者負之趨云

彭祭酒學校馳聲善破經義每有難題人多請破之無不曲當後在兩省同寮嘗戲之請破日子彎：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彭傳思久之云運於上者無遠近之殊形於下者有悲歡之異人益嘆伏此兩句乃吳中舟師

之歌每於更闌月夜操舟蕩槳柳過其詞而歌之聲甚
悽怨唐人有詩云徙倚仙居凭翠樓分明宮漏靜兼秋
長安一夜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盛行於時具載輦
下歲時記云是章孝標製與此意同

公孫賀為丞相其子敬聲為太僕驕奢不奉法盜用北軍
錢千九百萬貫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
逐捕安世以贖聲敬上許之且索一豪民亭長之責至
煩丞相親捕主守盜賊至于千九百萬貫以捕一匹夫
便得贖漢網可謂濶疎矣至武帝以後則不然也

周禮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
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
州為鄉使之相賓又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五兩為卒五
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又均土地以稽人民而周
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仕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
仕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仕也者家二人又井
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
甸為縣四縣為都又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晦晦百
為夫、三為屋、三為井、十為通、為匹馬三十家
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
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
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
百乘七千人徒二千人其制若不同又且煩碎學者多

不考蓋比閭之法所以保養斯民相生相養使鄰里各有恩義秦漢間但今有罪相糾而風俗壞矣欲行三代之政則比閭之法不可不講卒伍之法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念貢賦此即後世保伍之法遂捕盜賊是也均土地稽人民此言民數大約四家計口二十有四人其堪任使者十人凡一井八家為堪任使者二十人可見周家役民不窮其力井田之制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百里者孟子曰方里而井計之則邑方二里立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名為甸之意以其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匠人云成方十里此言四丘為甸：與成其實一也鄭解成

為甸表裏之意共出兵車一乘故謂之甸：乘也十里為成 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當甸在其中傍一里以治洫故注云方十里為成：中容一甸傍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不稅論語注井十為區：十為成：出革車一乘是據成方十里出車一乘也成元年左傳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為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戎楯備具謂之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相通故各據一焉若然成出兵車一乘為七十五人耳而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成方十里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

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爲其中
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其出兵夫家不盡行故一
車士卒惟七十五少康言衆一旅蓋盡舉大衆故與
出賦異也司馬法乃言輿賦之數據前項民數一井八
家可任使者二十人今六十四井為五百十有二家其
堪役通一千二百八十人而籍於司馬之法者總七十
有五入蓋四百七十家而餘只賦兵二十五人耳司馬
法又有炊家子殿巷衣裝樵汲二十五人當出外又法
晦百為夫至徒二千人此言徵調之數據前項兵籍四
邑為丘十六井今云十井為通促零就整以十起數耳
田制以八家為井起算兵制以十人為什起算各從其
宜非有損益也比閭亦以整數四丘為甸凡六十四井
其籍七十有五入今十通為成加前一丘三十六井之
地為百井八百家是謂二百八十八家其丘亦當添一
甲有零只調三十人蓋四分常兵之數而徵發其一故
八百家止言三百家番休者常五百家也積數凡百井
八百家得為丁四千八百人堪任使者二千人二十分
二千之一有奇為四百人有奇又四分百人之強止
發三十人耳百里千里皆然車馬亦然自丘備一乘
四馬但賦一馬積四丘為甸凡四甸方賦一乘故促十
六井為一通出一馬後小百井為一成出一車亦無增
減甸言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成言七十人徒二十人

蓋調特差擇宜為士者居多也

雲麓漫抄卷第四

雲麓趙彥衛景安

能改齋漫錄記問亦博矣第一卷書佛法及引列子商大
宰荅問之語曰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
信不化而自行蕩之乎民無能名焉以謂佛法原天地
之始夫列禦寇之書與莊子皆宗老氏多寓言列子多
非舊文前賢固言矣老氏之徒所云西方謂西王母之
顛故周穆王西遊非佛之西方也佛之法入中國明注
之史豈有為儒而信非聖之書反誣先哲耶今佛之書
見在觀其入山脩道蘆芽穿肘降魔驅鬼屬意空寂有
所謂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之乎與

堯舜民無能名借使其法果與天地並原則人黷滅已
久矣只此一事便見所學又言秦益公生日蜀人李善
詩云無窮基有無窮聞第一人為第一官其後言者以
為過有旨禁之仍著令然前輩類多有之如荆公東坡
皆有曾魯公張文定生日詩又載曾郎中獻秦十絕裴
度只今稱聖相之句解云李義山韓碑詩帝得聖相
曰度蓋取晏子春秋仲尼魯之聖相也意以禁生日詩
為非聖相為可稱其它詆訾前賢為不少又如詩人得
句偶有相犯即以為蹈襲及恃記博妄有穿鑿不暇一
一論夷考其人姓吳名曾字虎臣撫州臨川人秦益公
當軸時上所業得官紹興癸酉自敕局改右承奉郎主
奉常簿為玉牒檢討官秦薨不敢出其第十九卷自稱
不樂京局且不能委曲時好恐以罪去以此惑後人蓋
癸酉歲正是初興大獄追治學士大夫時則必有以取
媚致身清要宜乎取聖相而以禁生日為非律氏之教
與天地並原也

今三衙有殿帥馬帥步帥馬帥俗呼馬軍杜詩洗盞開堂
對馬軍唐已有此語

陶穀使越錢王因舉酒令曰白玉石碧波亭上迎仙客陶
對曰口耳王聖明天子要錢塘宣政間林樵奉使契丹
中國新為碧室云如中國之明堂伴使舉令曰白玉石
天子建碧室林對曰口耳王聖人坐明堂伴使云奉使

不識字只有口耳壬即無口耳王林詞窘罵之幾辱命
彼之大臣云所爭非國事豈可以細故成隙遂備牒界
上朝廷一時為之降黜後以其罵虜進用至中書侍郎
杜少陵故衛將軍挽詞有曰赤羽千夫膳黃河十月冰修
可注云家語赤羽著日白羽若月千夫膳言所膳者千
兵也師曰古詩云桃花亂落如紅雨赤雨言落葉也此
章言將軍善舞劍及彎弧故曰舞劍過人絕鳴弓射數
能銛鋒行愜順猛噬失驕騰赤羽千夫膳黃河十月冰
橫行沙漠外神速至今稱則赤羽謂箭言弦不虛發之
必得數可以供千軍之膳苟如所注則不與下句對而
意殊遠矣

漢尚書令僕丞郎月給隄糜墨大小二枚蕭子良答王僧

虔書曰仲將之墨 點如漆又陸雲與兄書曰一日上

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今送二螺不知隄糜石墨

果何物為之近世貴松烟取烟之遠者為妙 故江南

李氏時有墨務官李庭珪等墨見存東坡時歐陽季默

以油烟墨二遺坡謝以詩有云書牕拾輕煤佛帳掃餘

馥辛勤破十夜牧此一寸玉蓋是掃燈烟為之邇來墨

工以水槽盛水中列麓椀然以桐油上復覆以一椀專

人掃煤和以牛膠揉成之其法甚快便謂之油烟或訝

其大堅少以松節或添煤同取油尤佳

唐房千里竹室記有云環堵所棲率用竹以結其四角植

者為柱楣撐者為榱桷王元之竹樓記蓋其餘意予嘗
至江上見竹屋截大竹長丈餘平破開去其節編之又
以破開竹覆其縫脊簷則橫竹夾定下施窓戶與瓦屋
無異兩人又有版屋詩云在其版屋各從其土俗云
近日優人作雜班似雜劇而簡略金虜官制有文班武班
若鑿卜倡優謂之雜班每宴集伶人進曰雜班上故流
傳及此

陸羽別天下水味各立名品有石刻行於世列子云孔子
淄渑之合易牙能辨之易牙齊威公大夫淄渑二水易
牙知其味威公不信數試皆驗陸羽豈得其遺意乎

古之祭墓與後世不同隨州有隨侯冢山形如飛鳳冢在
其皆於對山下築臺號為祭墓臺至今人呼為隨侯祭
墓臺

汝陰王明清字仲言有揮塵錄云塵史亦其從祖王彥輔
所撰則二書皆出一家彥輔多國史中事揮塵錄載張
耆既貴嘗欲置酒邀禁從上許之既晝集羅幃翠幕之
稠疊圍繞繼以燭列屋蛾眉豪侈不可狀每數椽各少
榻如是者三數暨至徹席出戶則去已舟晝夜矣恐未
必然蓋侍從官有朝殿每日一次入局治事况人一夕
不寢必困倦豈有兩晝夜而不覺朝廷為之廢務殆凡
於爛柯之說矣所以孟子有盡信書之歎

今之民間所納夏秋二稅蓋唐大中間取一年諸色科歛

最重者定為二稅則諸色科歛已在其間後唐天成三年七月十三日勅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鄉村人戶自今年七月後於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文足陌一任造麴酒貨賣則是再增酒麴錢矣又置坊戶以三年為界：滿必增錢實封投狀百日限滿拆封給價高人上戶增價攘奪洎其久也課高難辨又創萬戶酒之說將一坊酒額盡均苗頭上舊坊戶既有醞具上戶亦有力造酒酤賣五等下戶曰令出錢數且零細家至戶到貽害良農曰今浙東湖北皆有斯弊悉緣達官慕愛民之虛名忘久遠之利病為無窮之害予向在漢東偶有為此舉力爭得免故書以告來者

古人多言阿字如秦皇阿房宮漢武阿嬌金屋晉尤甚阿戎阿連等語極多唐人號武后為阿武婆嬪人無名第以姓加阿字今之官府婦人供狀皆云阿王阿張蓋是承襲之舊云

王迥字子高族弟子立為蘓黃門婿故兄弟皆從二蘓遊子高後受學於荆公舊有周瓊姬事胡徽之為作傳或用其傳作六么東坡復作芙蓉城詩以實其事迥後改名蘧字子開宅在江陰子曩居江陰常見其行狀著受學荆公甚詳紹興間其家盡哀東坡兄弟往來簡帖示人然散失亦多矣其孫案以母宗女恩得右職常為鎮江都統司機宜開其所得帖於都統司又有謝賜御書

詩繡裳畫袞雲垂地者并表用綃朱界以寫之其自珍
如此機宜公之外祖齊安郡王士儂取去為堯壽令在
天上矣

洞庭有山水之分吳中太湖內乃洞庭山產柑橘香味勝
絕常蘓州吳融王維蘓子美詩序皆指山為言楚之洞
庭乃湖連亘數州邊湖亦產柑橘襄陽記李叔平敕子
曰龍陽洲有千頭木奴龍陽洲在洞庭側傍張華云橘
在湘水側劉瑾云寄生於南楚謝惠連柑賦傾子節兮
湖之區皆言湖邊初不指湖為言今湖南多云鼎柑亦
此義洞庭名同其別如此

秦太師十客施全刺客郭知運逐客吳益嬌客未希真上
客曹詠食客曹冠門客康伯可狎客

莊客康伯可詞

客湯鵬舉惡客施殿前司軍校不憤議和以斬馬刀鬻
於街傍俟秦輿過害之賴直傘兵執任伏誅郭臨安人
登科以少俊選為孫婿秦每夕必留三杯郭多出久至
中夜或它宿留門以俟秦嘗以佩刀分遺子婿一日宴
集皆佩之而郭已遺人矣秦大怒適會其夜出令門者
無納遂罷親吳常之宜興人門蔭為人純謹遂令繼郭
改秩為臨安倅驟得次對秦薨以無實歷不得親民蔭
補不行後得一子官晚還其致仕遺表恩未希真洛人
以遺逸召既致仕復出多記中原事秦喜之秦薨復歸
嘉未曹詠戚里與其子熹為姻家頗有才用事為戶部

侍郎後安置新州曹婺之東陽人登甲科為秦門客不
一歲躡進奉常簿中書檢正秦既薨追其科甲復還上
舍後再登第難於入差遣有為之地者得食幕荆門軍
康伯可捷於歌詩及應用文為教坊應制秦每燕集必
使為樂語詞曲湯金壇人本亦出秦門既薨攻之不遺
餘力餘二人則忘之矣

翟公巽祭儀謂或祭於昏或祭於旦非是當以鬼宿渡河
為候其意出於洞微志返魂香事是捨三代聖人之說
取不根之言可乎

書序云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今觀史記載釐降二女
於媯嬭嬭於虞帝曰欽哉即接慎徽五典此乃伏生本

文蓋二典堯舜事相連虞朝方成書故曰虞書則知今
舜典孔安國所分無疑舜典曰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
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曰若稽古帝舜重華協於
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皆依倣堯
典文為之詳味其文與堯典不顯安國雖分為二典卒
不行於世至隋始得於航頭遂與堯典並行史記多載
尚書語不為無補也經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
孝烝乂不格姦古文簡與學者當於聖人分上體貼
方見得舜蓋舜有頑嚚之父母傲慢之弟而能盡孝曲
意承順內則得其歡心外則使無犯於鄉曲盛德日著
堯聞之妻以二女即後世尚主之意堯非不能召舜而

留於帝室以舜有父母故又以二女嬪之家齊身正舉而加之上位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瞽叟底豫而天下化此語得之豈復有浚井捐廩就時喪杖等事此皆是將小夫賤隸事體貼聖人孟子又復書之何耶使其嫂果治棲所謂百官堯遣以隨王者主為強暴攘略百官烏得不以上聞而堯亦豈能但已也可發一笑史記多改尚書本文人疑之蓋時未有訓詁曉者少故易從漢言耳自安國變隸古後人不復見古文時於史記見之

李太白詩吳姬壓酒喚客嘗說者以謂工在壓字上殊不知乃吳人方言至今酒家有旋壓酒子相待之語

青瓷器皆云出自李王號祕色又曰出錢王今處之龍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唐陸龜蒙有進越器詩云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鬪傳杯則知始於江南與錢王皆非也近臨安亦自燒之殊勝二處

醫書論人脉有寸關尺三部手掌後高骨下為寸之下為關之下為尺自高骨下至切寸脉指盡處得寸為寸則自切尺脉指盡處上至中指尖豈非尺乎古人以身為度故寓於脉以言之今醫家但屈中指以兩紋盡處為寸或側手論夫長短雖不相至問寸尺何以名脉則不能答

楚世為強國以齊威公之霸與之為敵謂之齊楚晉文公
之霸亦與之為敵謂之晉楚秦雄曰秦楚吳強曰吳楚
自三代以來有國歷年可謂久矣其國方城以為城漢
水以為池方城在唐汝之間則是鄧唐汝皆其北境鍾
離居巢為東界及滅越至以徐沂為東疆地亦可謂廣
矣初熊繹都丹陽即今枝江康為句亶王今江陵紅為
鄂王今武昌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文王熊訾始都
郢今之郢州古號鄢郢昭王畏吳云郢北徙都東西蓋
屢遷矣

孟子曰惡紫之奪朱也蓋朱與紫相亂久矣仕宗晚年京
師染紫變其色而加重先染作青徐以紫草加染謂之
油紫後人指為英宗紹統之讖已見王氏書目後只以
重色為紫色愈重人愈珍之與朱大不相類淳熙中北
方染紫極鮮明中國亦效之目為北紫蓋不光染青而
以緋為脚用紫草極少其實復古之紫色而誠可奪朱
按周禮義疏以朱湛丹秫三月末乃熾之即以炊不陽
淋所炊丹秫取其汁又爾雅一染謂之縹再染謂之窺
三染謂之纁士冠有朱紘之文鄭云朱則四入是更以
纁入赤汁則為朱論語君子不以緝緹飾纁入赤汁則
為朱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為緝更以此緝入黑則為緹
是五入為緹也若更以此緹入黑汁則為玄是六入為
玄也更以此玄入黑汁則七入為緇矣則知古之朱赤

汁染之紫與朱實相去不多今之淺紫其近之矣

文士輕薄不顧道理有甚害義者孔平仲雜說載陳侗陳
汝羲同在禮院為博士職掌宗室較祭每一次得絹五
十匹見一老宗室在朝路指視曰此較材也我當得之
二人相爭它日見有駟騎造朝者則又曰此皆較材也
我當得之豈有活人遽欲得財而顧其死仁人固如是
乎宗籍凡袒免親以上賜名喪官有親兄弟名士揭士
芑士崐士綏者乃寓不典之言於其間又有矢之綏之
亦此義也其它令誅令鯨等不可槩舉後又取怪僻字
但欲為戲笑至於撰字行尤當致思使與國姓無妨如
不字連國姓固不美矣故皆以惡字綴之不衰等是也
然不亦訓甚詩曰不顯文王言甚顯文王則不衰為甚
衰得乎

高宗行實為不字而

孝宗從別派入近又撰與字若字必字亦非可連因姓
人無言者不獨此耳

徽宗書閣曰敷文取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
旬有苗格以寓譏請其刻薄不遜如此

林高閩人擢第終屯田郎中子槩亦擢第為集賢校理入
儒學傳終於京師妻黃氏携其孤扶護將歸葵閩道出
姑蘓時蔣公侍郎堂知姑蘓二子長子希次子旦方年
十二三贊文上謁蔣大奇之留姑蘓給以戴城橋官屋

後號儒學坊為蔡二觀於寶華山蔣公遣其子與二林
讀書希字子言後為樞密旦亦為從官蔣之子即之奇
字穎叔亦為樞密子言昆弟六人希旦紹顏並登科遂
為姑蘓人

本朝自收諸鎮之權令朝臣知其州事提刑轉運以糾察
之而兵實無總之者紹聖二年置帥府兼兵馬鈐轄大
觀二年又帶馬步軍都總管宣和元年改鈐轄為安撫
使雖帶此職而汭龍實不復可否事靖康召兵卒無應
者紹興以後其權重四川尚帶鈐轄乾道間嘗差總
管至與帥臣爭坐位蓋法制不一也又如都督府
太宗朝降制罷之令人不曉見唐時有此號安寫其州
大都督府尤見不知故事

本朝有糧料院按韻略料字平聲解云量也乃是量度每
月合支糧食之處作側聲呼非是蓋俚俗以馬食為馬
料誤矣

名年始於漢武注之皆寓美意或記一時盛事唐德宗時
思繼光烈曰貞元蓋欲法貞觀開元也本朝改隆興取
建隆紹興之義或云趙稔曾用之改乾道又改純熙詩
曰時純熙矣有言純旁作屯不可用復改淳熙取淳化
雍熙紹熙則法紹興淳熙慶元法慶曆元祐開禧則取
開寶天禧矣

溧陽縣有東漢潘長史校官碑或疑其為校官字按范曄

漢書永平十年閏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
至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
塤箎和之以樂嘉賓則東漢鄉縣有校官矣

國朝進士累舉不第者限年許赴特奏名號為恩科在漢
初平三年九月甲午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
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
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
永絕榮望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即今之恩科也
詳此尺知唐制大凡補官為大理評事著作佐郎郎中
之類當時以為官稱不理事別有兼守判知之官則知
漢補郎中太子舍人亦不領事以此為官名耳不然郎
中舍人何其冗也

晉書有載記其名蓋始於班孟堅東漢史顯宗時有人上
書告固私作國史召詣秘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
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
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
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

白雲一也而有數義郊子以秋官為白雲顯要云白雲司
執人命是懸皆言官名也陶洪景詩山中何所有隴上
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狀景也狄仁傑見白
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人以為思親事梁瑄不歸弟憬
每見東南白雲即立望慘然久之復以為思死事白樂

天詩清光莫獨占亦對白雲司蓋指秋雲言也

趙充國屯田事乃兵家計策不惟宣帝與漢庭諸公先零
罕开為之感班固亦不識其幾漢用兵皆調發於郡國
千里行師遇虜輒北今罕开等羌亦烏合充國其不能
久故欲以計挫之但云兵難隄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
又曰明主可為忠言兵當以全勝取及到彼但欲為留
屯計凡與漢庭往復論難者不過糧草多寡耳幾初不
露也羌人見其設施出於所料之外實不久留故輸款
而退趙亦奏凱而還在邊不過自冬徂夏元不曾收得
一粒穀想亦不曾下種不然五月穀將穗那肯留以遺
羌耶學者不以時月考之每語屯田必為稱首可笑

東晉時有檢校御史專掌行馬外事以吳混為之泐龔至
唐有檢校官自三公三師左右僕射至水部郎十三階
國朝因之官制行並省中興用武節度一轉即八開
府儀同三司再轉為少保以太速故又取未改官制檢
校官置三公三少檢校官檢校即檢點之義未與正官
且今檢點其事放杜子美有園官檢點之語唐以前常
言耳自為官稱人不復云

問人之年若一十則曰弱冠蓋不習句讀將兩句作一句
讀了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亦兩句讀論年則幼在禮
則當學矣二十曰弱冠年雖弱在禮當冠矣三十始壯
在禮當有屋矣四十曰強而仕矣五十曰艾在禮則服

官政矣六十曰耆在禮可以指使人矣七十曰老而傳
八十九十日老在禮不加刑矣皆當作兩句點今人並
作一句點誤矣律文言黃幼丁實取此

見孫仲益尚書說東都祕閣建隆遺事載藝祖囑趙韓王
事在前三二年寢疾時明日着矣乃省因賜器弊非是
臨上仙時或移向後非元本又說實錄後來重脩竄改
失本意者多祥符間禁沈義倫本自後沈本難得今亦
時見之可以參照

周人得夏后氏之鼎藏之太廟八百有餘歲矣周衰宋之
社亡鼎淪入於泗水秦始皇滅周齋七日使方人沒水
求之不獲宋今南京洙泗今兗州遠矣蓋周人設詞以
拒人之說正如楚子問鼎而答以九九八十一萬人可
挽何涂而至之齊之事同秦不誤而力欲得之妄矣

唐人司馬皆天下奇材豈皆見識卑下而附於叔文蓋叔
文雖小人欲誅宦官強王室特計出下下反為所勝禍
禍耳善良皆不免當時有所拘忌不得不深誅而力詆
之後人脩書尚循其說似終不與為善者非春秋之意
也惟范文正公嘗略及之八司馬庶乎氣稍伸矣

唐制縣令闕佐官攝令曰知縣事李翱任工部誌文云攝
富平尉知縣事是也今差京官曰知縣差選人曰令與
唐異矣又諸道判官資歷未至第曰簽書某軍節度判
官廳公事今亦反之

紹興初陝西五路惟熙河曲端將兵二十萬時廊延路安撫使王公庶忽承曲命來議事王委政路分兵官卜中
日將數千人到廊延留月餘不得見有將官譚即譚元猷
年少氣銳與中言曰安撫過熙河不還我將迎之亦執
不可譚自以二千騎行密得王師所寓之地徑至其前
王甚驚譚語其故且恐有它意王悟遂上馬徑回曲聞
之亦不追王公歸而憾之未幾召為樞密遂治曲反狀
下獄以火逼殺之元猷弟說

紹興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侵晨日出如在冰面色淡
而白中有二人一南一北南者色白北者色黑相與上
下甚速至日中光彩射人以水照之祇見南白一人餘

不見是年十二月逆亮送死於淮南方悟黑人為亮云
史記西門豹傳說河伯自仲氏書入中土有龍王之說而
河伯無聞矣

嘗編周孔訓子事為圖目曰周孔家訓周公相成王而使
其子伯禽代受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
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
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
魯慎無以國驕人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
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子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

退而學詩它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曰未也
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今人多言故實史記魯世家作固實徐廣注一作故

藝祖御筆用南人為相殺諫官非吾子孫石刻在東京內
中雖人才之出無定處然山東出相山西出將古亦有
此語其後王荆公首變法呂惠卿實為講主章子厚蔡
京蔡卞繼之卒致大亂 聖言可謂如日矣渡江後士
大夫不復言僅見於邵氏聞見錄及長編漢高祖謂王
濞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耶聖人高見遠識固
不可以小智測度也



